

浪漫经典

深水

珍·安·克兰兹◎原著

马伊萍◎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珍·安·克兰兹◎原著

马伊萍◎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新] 新登字 06 号

责任编辑：韩全学 程 春

装帧设计：王 成 成 功

深 水

珍·安·克兰兹◎原著

马伊萍◎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092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08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 - 5371 - 2099 - 4/I·723

定价：12.80 元

序幕（一）：嘉蒂

楚嘉蒂穿过西雅图最高级的商业俱乐部的法式玻璃门时，惊惶猛然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她袭击。她的脉动加剧，呼吸几乎停止，大颗的汗珠就要毁掉那件贵得令人咋舌的红色丝质洋装。幸好她不是以零售价购得这件所谓名以计的华服，她的家族拥有展售它的专柜的百货公司。

嘉蒂在为今日盛会所保留的休息室门前猛地停住，挣扎地作个深呼吸，进而更奋力地试图隐藏她正面临重大问题的事实。她明白，那些注意到她在门前逗留的盛装宾客，或许以为她是在刻意制造戏剧性的进场。其实，她是惊恐得就要落荒而逃了。

鼓起一个自二十四岁起就经营公司的女人所具有的钢铁纪律，她勉强自己露出微笑，尽管内心已为焦虑所撕碎及绞裂。

这样的惊惧惶恐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去四个月当中，它们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对她展开攻击，毁掉她的睡眠，使她焦躁不安。最糟糕的是，令她对自己的心智健康产生疑虑。

她被逼得先是求助医生，继而接受心理治疗。专家们给了她某种技术性解释，但都没有真正的解答。

一种非战即逃的潜在反应，心理治疗师如是说，一种穴居时代担心黑夜怪兽的退化现象，通常由紧张所引起。

但是今晚，嘉蒂突然明白造成惊惶的真正原因。她终于领悟到是什么，正确地说，是什么人引发出那一连串的惊慌。他的名字是白洛夫，洛夫运动器材公司的老板。他的块头高大，身高远远超过一八〇，而三十多岁的人仍然拥有曾是大学足球明星的身材。他金发棕眼，英俊的五官带着一种西部英雄的古风。更甚的是，他是个真正的

好人。

嘉蒂很喜欢他，但并不爱他。她非常确定自己绝不会爱上他。更糟的是，她有种强烈的预感，她同母异父的妹妹梅笛跟天性和善的洛夫是天生一对。这些日子的慌乱并没有损减她近乎传奇的直觉。

不幸的是，今晚要宣布和洛夫王朝继承人订婚的是嘉蒂而非梅笛。

白楚联姻是基于生意考量也是家族力量的结合。再过几星期，洛夫运动器材会加入楚德百货连锁店形成楚洛联盟。

新公司会是西北部最大的民营百货连锁企业。如果一切顺利，两年内它的生意网将会扩张至太平洋外围市场。

为了年纪轻轻时就担负起的家族及公司责任，嘉蒂就要嫁给一个每当被拥入怀中时，她就会惊慌失措的男人。

她狂乱地想，洛夫巨大的身形使得他一吻她时，就令她产生幽闭恐惧症冻是他的错。那是她的问题，她必须加以解决。

解决问题是她的责任，也是她的拿手绝活。亲友都认定她能控制任何突发的危机。

嘉蒂的手一阵刺痛，她的肺吸不进任何空气。她就要当着西北岸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人面前昏倒。

她羞愧地想像自己昏倒在这块东方地毯上，周围围着一群张口结舌的朋友、商场同业、竞争敌手及最恐怖的——几位本地媒体记者。

“嘉蒂？”

听到自己的名字，嘉蒂吓一大跳。她倏身，红丝裙扫过脚踝，抬起头看到她同母异父的妹妹梅笛。

其实应该说是高仰着头。

二十九岁的嘉蒂比梅笛大五岁，但是论及身高她却只有一六三公分。就算加上今晚的三寸高跟鞋，她也无法和同样穿着高跟鞋、身高一七八的梅笛等肩齐眉。

外貌优雅、发色浓密的梅笛走到哪都惹人注目。当她盛装出现时，例如今晚，她的风采更是众人视线的焦点。嘉蒂羡慕地想，任何人都无法模仿梅笛的穿着。

梅笛古典式的五官及细腻的风韵，足够让她成为成功的职业模特儿。事实上，她在大学时期的确曾替楚德百货公司做过特约服装秀，但是她的天赋才智及对家族企业的喜好，促使她一出校门即投入公司的经营管理。

“你还好吧？”梅笛翠玉的眼眸关切地眯起。

“我很好。”嘉蒂迅速环视左右。“大维来了吗？”

“他在吧台，和洛夫说话。”

隔着吧台前的人群，嘉蒂试着自隙缝中扫描，终于瞥见她同母异父的弟弟。

大维比梅笛大一岁半、高八公分。基于他对零售业根深蒂固的热情，及对楚德百货公司无悔的执着，大维早已规划好他的事业路径。打从一开始嘉蒂即认出了他的能力，六个月前她在内举不避亲的认知下，将他提升为楚德百货公司的副总裁。毕竟，这是家族企业，而她年纪轻轻地就已做了公司总裁。

大维的头发一如其妹是金红色，而他的眼睛也是类似的绿。他们的金发碧眼及挺拔的身高均来自嘉蒂的继父楚雷契。

嘉蒂的深褐色头发及淡褐色眼睛则得自她母亲。她对亲身父亲的印象不多。赖山森是职业摄影师，嘉蒂三岁时他抛弃妻子，旅游全球拍摄火山雨林的照片。有天，他在南美山区试图为一种罕见的蕨类植物做特写时，跌落瀑布死亡。

楚雷契是嘉蒂唯一知道的父亲，他待她亦视如己出。为了他，也为了母亲，她在五年前父母双亡后，尽全力女代父责，替她同母异父的弟妹掌理家族企业。

室内的人稍稍移动，再次露出吧台一角。嘉蒂瞧见白洛夫金灿灿

的头发在柔和的灯光下闪动，宽阔的肩膀看起来更见雄伟巨大。这位好脾气的挪威绅士正轻松地和大维闲聊。

嘉蒂找个哆嗦。再一次，屋子里的空气似乎被抽空了，她的手心湿得令她害怕沾坏身上这件昂贵的礼服。

大维体形不小，洛夫更是巨大。嘉蒂告诉自己，室内的女人哪个不肯牺牲她们的楚德信用卡换取与白洛夫共效于飞的机会。可悲的是，她却不是其中的一个。

想到这些事实，她的心又是一阵震颤。她突然明白自己绝对无法和洛夫订婚，就算为了她同母异父的弟妹们都不行。为了他们的家族遗产，她已经奉献了五年的青春。

“或许你需要一杯香槟，嘉蒂。”梅笛挽起她的臂膀。“走吧，我们去找大维和洛夫。你最近的行为有些怪异，大概是工作太辛苦了。或许公司合并和订婚同时进行有点太过紧凑，接下来又要计划婚宴、蜜月旅行。”

“太过紧凑。”心底的惊惶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若不逃离这里，她一定会发疯，她必须逃脱。“的确是太过头了。梅笛，我得走了。”

“什么？”梅笛满脸错愕地转身。

“现在。”

“镇静点，嘉蒂。你在说什么啊？现在你怎么能走？洛夫会怎么想？更别提应邀前来的宾客了。”

愧疚及长久以来的责任感淹没了嘉蒂。有那么几秒，它们的确战胜了焦虑并且勉强控制住局面。

“你说得对，”嘉蒂喘口气。“我还不能走。我必须给洛夫一个交代。”

梅笛真的警觉起来。“交代什么？”

“我没办法这么做，我试过。我告诉自己这件事对大家都好，但

那是不对的。洛夫是个大好人，他不该受到这种待遇。”

“什么待遇？嘉蒂，你语无伦次了。”

“我必须告诉他，希望他能谅解。”

“或许我们该到什么地方私下谈谈，”梅笛急急说道。“女厕如何？”

“我想那倒不必。”嘉蒂揉揉额头，她无法专心思考。她就像一头在水塘边喝水的瞪羚，不断地扫视树丛，提防猛狮的攻击。“如果运气好，我会在离开这里之后才吐。”

凭着自从接管摇摆欲坠的家族企业后，所锻炼出的钢铁般意志，嘉蒂压下惊惶，穿过人群走向吧台，步上断头台。

洛夫和大维在她冒出人丛时，都转头面向她。大维露出手足情深的微笑，举杯致意。

“嘉蒂，你也该到了，”他说。“我还以为你被公事耽搁了哩。”

洛夫怜爱地一笑。“甜心，你好漂亮。准备要宣布了吗？”

“不，”嘉蒂粗鲁地否认，在他面前打住。“洛夫，我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洛夫眉头一皱。“有什么不对吗？”

“是我不对，我不适合你，你也不适合我。我很喜欢你，你是个好朋友，也会是个很好的生意伙伴，但是我不能嫁给你。”

洛夫不解地眨眼；大维张口结舌地瞪着她；梅笛的眼睛震惊地睁大。嘉蒂依稀察觉邻近的宾客静了下来。众头转向。

“天，比我想像的还糟，”嘉蒂低喃。“很抱歉。洛夫，你是个好男人，结婚应该基于爱情，而不是友谊或商业因素。”

洛夫缓缓放下酒杯。“我不懂。”

“我也是现在才想通的。洛夫，我不能和你订婚，那样对你我都不公平，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我们是朋友和生意上的伙伴，但那是不够的，我不能那么做。我原以为我能，但事实上我不能。”

现场一片寂静，厅里的每个人都瞪着嘉蒂。惊惶感再次淹没她。

“天，我必须走了。”她转身，却发现梅笛挡住她的去路。“让开，拜托。”

“嘉蒂，你疯了不成？”梅笛抓住她的肩。“你不能就这样跑掉。你怎么会不想嫁洛夫？他完美无缺，你听到没有？完美无缺！”

嘉蒂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正为自己的行径惊愕得无法自拔。愧疚、愤怒及恐惧混杂的毒药烧灼她的五脏六腑。

“他太大了。”她绝望地两手一摊。“你看不出来？我不能嫁他，梅笛。他太大了。”

“你疯了！”梅笛轻摇嘉蒂。“洛夫再好不过了，你是世上最幸运的女人。”

“如果你认为他这么好，为什么你不嫁他？”嘉蒂随即发现自己失言，猛地挣脱开妹妹的掌握，急急地往人群冲过去。

目瞪口呆的旁观者纷纷闪避，让出一条路，嘉蒂冲过东方地毯，穿过酒吧间的法式门。

她没在洋溢着怀旧气息的俱乐部大厅停留。错愕万分的门僮看到她走来，连忙跳上前替她开门。她匆匆而过，直接走下前门台阶，几乎无法维持三寸高跟鞋的平衡。来到俱乐部前的人行道时，她已喘不过气来。

八点五分的夏夜，西雅图城区仍沐浴在夕阳的余晖。她瞥见一辆计程车驶上车道。

计程车的后门打开。嘉蒂认出下车的那对中年夫妇，是崔乔治与霞乐；商场旧识、应邀的来宾，重要人物。

“嘉蒂？”崔乔治讶异地看着她。“怎么了？”

“抱歉，我要用那辆车。”嘉蒂推开崔氏夫妇，急急跳上后座随即关上门。“开车。”

计程车驾驶耸耸肩，将车驶离车道。“去哪？”

“随便什么地方，往前开就是。”没来由的，开阔的海洋闪进她脑海。自由，逃脱。“不，等等，我知道要去哪里了。带我去海岸。”

“好的。”

几分钟后嘉蒂站在西雅图海岸线上以观光为主的码头尾端，从艾略特湾吹来的轻风拂动她的红丝裙，钻进她的肺囊。她终于能自由地呼吸了，至少暂时如此。

她握着护栏站在那里良久。当太阳终于落至奥林匹克山后，天空染满火红时，嘉蒂强迫自己面对事实。

她年方二十九却已灯尽油枯。

在这个其他人正准备把事业更推上一层楼的年纪，她却燃烧殆尽，她已不再有任何精力为家族事业效命。她无法重回楚德百货公司的董事长宝座。一想到办公室，她就无法自己。

她疲惫地合上眼，企图挡开椎心的愧咎与羞惭。自从她母亲与继父在瑞士滑雪遭遇山崩罹难之后，她试着执行她所继承的责任已经五年了。

她尽全力挽救弟妹的遗产。但是今天，支持她撑到现在的力量已经耗至尽头。

她无法回去重掌她原本就无意经营的楚德百货，她也无法和令她产生惊慌的洛夫重修旧好。

她必须逃开，不然她会发狂。

发狂。

嘉蒂凝视着黝黑的水面，暗自纳闷眼前的状况是否就是老一辈人所谓的精神崩溃。

序幕（二）：奎石

韦奎石注视这位他想摧毁的人的脸，终于看清了事实。他如遭雷霆般霍然领悟，他已浪费了生命中宝贵的好几年，策划一场不会带给他任何满足的复仇计划。

“怎么了，姓韦的？”柯加瑞凝重的五官混杂着恼怒与不耐。“你要求会面，说是有关于我公司在太平洋的生意要讨论。”

“没错。”

“那就说啊！你或许可以没事闲嗑牙，我可是还有一个公司要管。”

“要不了你太多时间。”奎石刻意地瞟一眼他带来的薄信封。

装在那封薄薄的白封套中的资料足够让金运国际公司瘫痪，甚至致命。它的内容是三年来的仔细计划，无数个夜晚的分析研究，不眠不休的模拟与操纵后的精华。

一切的努力终于归位。

接下来的几星期，这间在太平洋列岛以运输著名的金运国际公司，就可能因为这个信封内的资料而不支倒地，很有可能就此永远不得翻身。

奎石一直用自十六岁起就学得的耐性与自律研究他的敌手。他知道金运国际公司是柯加瑞生命中最重要东西。

柯氏几年前丧偶，一直不曾再婚。他与儿子爵斯失和，后者正试图在西雅图经营一间货运公司和他打对台。他的朋友尽是那种一听说他有财务问题即消失无踪之流，甚至他那些著名的太平洋列岛木雕都无法令他满足。奎石知道柯加瑞会收藏它们，是因为其所代表的身价，而不是真正对它们感兴趣。

金运国际是柯加瑞一手独创。带着古代法老王的傲慢，他建立了一座现代的金字塔，积聚满仓的宝藏，只有他一人端坐塔顶。

但是奎石挖松了几块支撑金字塔的基石，现在他只需要将信封中的内容再保密几星期，复仇之水必可氾滥。

他只需要立刻走出柯加瑞的办公室，那么做实在很简单。

“给你五分钟，姓韦的，有话快说。我十一点半还有会议要开。”加瑞向后靠着灰皮大椅，肥胖的手指把玩一枝昂贵的镶金笔。

他的手配不上那枝高雅的笔，奎石想。甚至，柯加瑞也配不上他的办公室。设计师创造出来的都市风与他格格不入。

他年过五十，身材粗壮，量身订做的服装仍然无法掩饰他厚实的颈项。

奎石迎视加瑞锐利而侵略的目光。现在所有的棋子都各就其位，拉他下马会是何其容易的事。

“我不需要五分钟，”奎石说。“一、两分钟就足够了。”

“这话什么意思？韦奎石，别再浪费我的时间。我会同意见你完全是基于你的名声。”

“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加瑞扔开金笔。“你是太平洋列岛商圈的大玩家。西雅图搞国贸的人都知道，你有丰富人脉，在许多旁人无法涉足的地方拥有秘密管道。我还知道你替海外投资客做顾问。”加瑞的眼睛一眯。“传言你还有点古怪。”

“大致不错。”奎石站起来，谨慎地将那个信封放在光可鉴人的大办公桌上。“看看里面的东西，我想你会发现它的内容——”他顿了顿，带着黑色幽默地享受下面四个字。“发人深省。”

不等回答，他转身走向门。史海顿毕竟是对的，这份认知像无底的湖水漫向他。几年的光阴全浪费了，再也追不回的青春。

“这是哪一招？”加瑞在奎石到达门口时吼道。“你在耍什么把戏？”

你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讨论的。”

“所有的资料都在信封里。”

“可恶！人们说你古怪的确不假。”

奎石听到纸张撕破声。他回头望，看到加瑞抽出信封内的五页文件。“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加瑞没有理会，他皱眉盯着文件的第一页，愤怒与狼狈扭曲了他的五官。“你知道我和克锡公司之间的什么业务机密？”

“全部。”奎石说。他知道柯加瑞还不明白他手中那份文件的重要性，但不消多久他就会懂了。

“老天爷，这是极机密的资料，”加瑞抬起头，用公牛投给斗牛士的眼神瞪着奎石。“你无权持有这些合约内容。”

“你可记得一个叫韦奥汀的人？”奎石轻声问。

“韦奥汀？”加瑞的眼神先是惊愕继而警觉。“我是认识一位韦奥汀，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在太平洋。”他的眼睛因顿悟而转硬。“别告诉我你和他有亲戚关系，不可能。”

“我是他儿子。”

“不可能。韦奥汀甚至没老婆。”

“我父母在父亲搬到尼希里岛前两年离了婚。”

“没有人提过他有个儿子。”

他父亲没向朋友或熟人谈到他的事实令他戚然。运用长期练习的自律，奎石掩饰住加瑞这不智的攻击所造成的效果。

“他的确有儿子。你暗中破坏家父的飞机那年我是十六岁，我在他们寻回飞机残骸的第二天到达尼希里，那时你已经离开了那座岛。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查出事情的真相。”

“你不能将韦奥汀的死怪罪予我。”加瑞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红通通的脸庞愤怒而扭曲。“飞机失事与我无关。”

“你切断了他的油管，明知道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从美国本土弄

到替换零件。你知道家父只有一架飞机，若是那架不能飞，他就无法履行空运合约。你知道几个星期不飞，他的生意就会垮台。”

“一派胡言！”加瑞肥胖的脸颊冒出一片绛红。“你不能证明任何一点。”

“我不必证明，我知道事情经过。油管发生问题的那天晚上，家父的机械师看到你离开机棚。你想接收家父的货运生意，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他无法达成送货期限。”

“奥汀那天不该起飞的。”加瑞的手捏成拳头。“他自己的机械师都告诉他飞机不宜出勤。”

“家父修补了油管后冒险一搏，因为他的全部家当都靠那些合约。若是无法如期交运，他会失掉全部生意。但是飞机升高至一百英里后油管破裂了，家父一点机会都没有。”

“姓韦的，那不是我的错。没有人用枪逼奥汀上机。”

“柯先生，你可曾研究过水性？”

“水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物体，有时它清明如镜，将其下的一切清楚呈现。现在我就是透过这种水看事情。我可以看见你坐在用我父亲摔落海底的飞机残骸所建立的金字塔上。”

加瑞的眼睛大睁。“你疯了！”

“现在飞机的破片开始分解，嗯？最终你那座巍峨的危机会崩塌瘫陷，而你会像家父一样掉进大海。”

“传言是真的，你的确疯了。”

“但是现在我看出来没必要急着动手，那情形迟早会发生。真不懂我为什么那么久才看出其中的道理。”

加瑞的表情是既愤怒又狐疑。“我没必要听这些胡说八道，也没必要见你。姓韦的，你给我出去。”

“仔细看手中的文件，柯加瑞，你会明白你曾离灾难有多接近。”

我已决定不像你暗中破坏家父飞机那样暗中破坏你的生意。你会说我太软弱、没胆执行我的计划。或是你会低下头，看到你的王国立基处的残骸？”

“你快走，不然我要叫警卫了。”

奎石走出那间豪华办公室，随手带上了门。

他搭乘电梯来到大厅，走出大楼，在第四街上倏地停住。七月的最后一星期，西雅图的雨季。

他转身，沿着人行道往前走，面街的商店橱窗映出他的身影。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痛苦的过去，但是他的未来却藏在阴郁晦暗的灰色海洋中。很有可能在那块地图上没有标帜的海洋中，已经不具任何值得追寻的事物。

但是他必须开始搜寻，没有选择。今天他终于领悟，不是实行就是遗忘。

他不自觉的在街角转弯，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向海岸。凝望着远处的艾略特湾，他做了决定。

他要接受史海顿留给他的遗产开始新生活：一座名为“疯欧堤”的码头及一间名为“魅力与美德”的精品店，两者均坐落在本州北部一处名为“低喃湾”的小镇上。

1

他安静地会在光线微弱的暗影深处，像只耐着性子的蜘蛛寂然不动地栖息在网中央。那种绝对的静止令嘉蒂相信，无论耗时多久，他会一直等到他的猎物自动上钩。

“韦先生？”嘉蒂在开着的店门口踌躇，同时瞟视“魅力与美德”幽暗的内部。

“楚小姐，”韦奎石的声音自收银台后面的暗处传出来。“请进。我早有预感你迟早会出现。”

他是在这幢洞穴般码头仓库的尽头发声，但是每个字都清楚地传进嘉蒂的耳朵。一股轻微的好奇混杂着警铃向她袭来。他的声音低沉如海，危险而诱惑地吸引着她。她谨慎地跨进门槛，一面试着甩开心头那股奇怪的兴奋。她是来谈公事的，她提醒自己。

“抱歉打扰。”她简短声明。

“没关系。”

“我知道。”

非常普通的三个字透露出非比寻常的风格。嘉蒂有种奉召入宫的感觉，犹豫令她停下脚步。

状况不明时要摆出掌控一切的架势，她告诉自己。她已脱离紧张且竞争剧烈的商场一年，但是必要时她仍会运用昔日的技巧。重点在于立刻主导事件的进行。她清清喉咙。

“身为‘疯欧堤店老板联谊会’的主席，我要藉此机会欢迎你加入这个小团体。”嘉蒂说。

“谢谢。”

这段开场白似乎并不特别令韦奎石动心。不过，他也没有显得不

耐烦。他低沉浑厚的声音显示出超乎自然的平静。她猜想他是否服用了过多的镇静剂，继而又自行推翻这种假设。任何一个用药过度的人都不可能在如此轻柔的话语中，注入这么多微妙的力量。

她再迈进一步，一块地板发出嘎吱声。老旧的码头下轻风拍浪，在寂静的室内清晰可闻。再一步，木板又发出诡异的呻吟。空气中灰尘飞扬。

每次踏进“魅力与美德”，她总会想到鬼屋与坟场。如同她偶然向前任的店老板史海顿提到过，只要稍事清扫，再加装几盏明灯，这地方可以焕然一新。

奎石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收银台后。他的身形被幽暗的灯光及狭窄的窗户透进的天光笼罩，她看不清他的脸。事实上，她只能勉强分辨出他和紧搭在收银台后面的骨董算命机。

韦奎石是在三天前，八月的第一天，打开“魅力与美德”的店门。至今她只有在他走过码头商店的中央步道时瞥见他几眼，但那几眼所留下的印象却困扰地引起她的兴趣与好奇。

不知怎的，她暗自高兴他不大高，大约一八〇公分。满适合男人的高度，嘉蒂暗想。他的身形也不像一块筋肉横生的牛肉。不过，他有一种高雅而劲健的扰人特质，走起路来总是一派悠闲。

每次看到他，他总是穿着黑色长袖套头衫及系着皮带的牛仔裤。近乎黑色的头发对一位年纪看来三十过半的男人来说，似乎稍嫌过长。

昨天嘉蒂曾派她的助手欧纽霖硬将史海顿那只讨厌的鹦鹉送交“魅力与美德”的新任老板。她要纽霖编个理由告诉这位不曾起疑的韦先生，说是“疯欧堤”想念它的老地方。这多少也是实情。自从海顿到西雅图而一去不返，“欧堤”就郁郁寡欢。这段期间一直是嘉蒂照顾这只不知感激的鸟。

纽霖提着鸟和鸟笼向码头那头踱去时，她不觉屏住了呼吸。她原